考信錄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左子

（補）左氏傳三十卷漢書藝文志

存參。○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劉歆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傳者即論語之左丘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

邱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謂爲秦時人余按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謚上距孔子之卒已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邱明當之也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

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畧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爲戰國後人也且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何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語之左邱明邪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粱氏春秋而此獨云

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否固未可定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制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書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標其人既相傳爲左氏春秋故卽題以左子而缺其名與字但載史記之語以存參并識後人軒輊之言以折衷焉

史記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由是世儒皆謂國語

與春秋傳爲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顯吳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

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别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迥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吕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爲即作傳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爲一人也故今不採此文

朱子以左氏爲史學公穀爲經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穀紀事雖疎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穀之能得經意則未見也公穀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爲聖人書法所在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疎安望義理之反當乎左傳雖多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

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卽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獨以左子繼諸賢之後誠見此一書有斷不可廢者耳

子思　史記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

附論。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同上

說苑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余按子思魯人其居衛者仕於衛也不至如是之貧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與曾子辭邑之事相爲皆楊氏之徒所僞托故不錄說並見前曾子篇中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帥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余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之於齊梁亦勸以施仁政而以興兵構怨爲有災今子思用於衛不聞進治國安民之臣而惟勸衛君羅爪牙之士以期無敵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晉文公將救宋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子思之此爲毋乃爲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遠何得

即自名爲戰國邪蓋戰國之時跅弛之士多蒙物議而
患無棄瑕錄用之主故假託之子思以風世耳魏無知
之對漢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
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
金又何足疑乎其意與此正相類然則其爲戰國以後
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書者誤采之耳孔叢子
一書記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見子思之賢而文詞亦
淺陋蓋皆後人之所附會不能悉辨此事頗熟於人口

姑取而辨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參。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記檀弓篇

戴記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康成鄭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

其失禮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節中人之家少自愛者猶知勉焉況聖人之婦賢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謂有其財無其財者欲何爲乎鄭氏無以自解乃以贈襚之屬當之贈襚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觀禮哉孟子葬母於魯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正與子思之言相類然則子思所指亦謂棺槨衣衾之屬明矣若子思治其棺

椰衣衾則伯魚之妻固未嘗嫁也子思嘗仕於衛或者其母從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惡知非後之人聞母之卒於衛而遂誤以爲嫁於衛因附會而爲此說乎大抵檀弓一篇采摭頗雜是以兩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註之者不知而強爲之說以合之是以費辭傷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載後章之文說並見前考終篇中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孟子

按論語伯魚卒於顏淵之前史記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三年繆公始立然則子思壯仕於衛老始歸於魯也

故今載之於居衛之後

備覽。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同上

備覽。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上

按繆公子思上去春秋未遠而此二事頗類戰國風氣其事固當有之然不能保無傳聞之過當或門人記言者措詞之少過其實故列之備覽

孟子書中載淳于髠言云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余按子思老始歸魯未嘗仕魯髠戰國之辯士不過借古人以自暢其說不必皆實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華周生而髠乃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類推矣故今不載

附錄○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沒後諸弟子之賢者多矣諸弟子之後鄒魯齊魏之間尊賢聞風蠭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書不傳而世所傳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無由而徵其造詣之淺深耳然孟子屢稱子思荀卿雖毀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稱則其賢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錄於諸賢之後○世傳戴記中庸篇爲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

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獨述此語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爲已語也其可

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爲書故托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爲子思也其中名言偉論蓋皆孔子子思相傳之言其或過於高深及語有可議（若追王大王王季之類）者則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問政以下家語亦有之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數語即有公曰云云以發之朱子以博學以下爲子思所補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刪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未有縣至數百言者而纔

絕舉巖廟聘以聘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蓋孔子之答哀公本不過十餘言其後則撰書者推衍其說是以好學之句又以子曰發之今世所傳家語本後人所僞撰彼蓋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遂於擇善固執耳其公曰云云者詞理淺陋且增此數問前後文義亦間隔不通乃其所妄增無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語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義顯然而易見也乃世之學者反以爲孟子襲中庸中庸

襲家語顛之倒之豈不以其名哉韓子云然後識古書之正僞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輕言也○世傳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記止有中庸一篇說者謂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觀之今世所傳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謂性至惟聖者能之僅數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見中之文凡六見其餘他文亦皆與中庸之義相關自君子之道以後數千言皆與中庸之義不相涉中庸之文僅一見而又與廣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

所常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爲德也以下皆言禮樂祭祀之事迥不相類哀公問政以後詞意更殊朱子曲爲牽合以道不遠入三章爲費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爲費之大者哀公以後爲兼小大其說固已矯強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爲道爲一氣之屈伸而以齊明盛服數語爲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爲兩說委曲宛轉以蘄合於費隱之義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類聰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則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驕分釋之愚而好自用章以爲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爲不驕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漢書藝文志稱樂記二十三篇今戴記亦止一篇然以史記及前人之說考之則今樂記實十三篇戴氏刪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爲一耳然則中庸亦當類此葢戴氏刪其三十餘篇而取其未刪者合爲一篇也以其首篇

言中庸故通稱爲中庸猶首章言檀弓遂通稱爲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稱爲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爲簡其勢不能多後世易之以帋故合而錄之因不復存其舊目耳以今中庸通爲一篇而謂四十八篇蓋亡誤矣。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義有極精粹者有平平無奇者間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倫何以參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細玩則知之矣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諸賢不甚著名而頗有依據與私淑諸儒之有事實若傳經者并附載之於此

琴張　牧皮

萬章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莊子書稱琴張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相與友子桑戶

死未葬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余按琴張曾晳之狂不過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禮傷教事也如悖禮傷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蕩之士假此言以自恣以琴張之有狂名也故托之而後人或遂以爲實然誤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史記弟子傳及文翁圖惟有曾皙而琴張牧皮皆無之家語有琴牢字子張亦無牧皮今補而附於後至以琴張爲牢本之左傳集解未知所採何書當考

商瞿　季次

存參。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存參。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見於論語獨史記有之然弟子傳中凡不見於論語者皆無事跡可紀獨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間見於他篇嘗有所本或非誤載今並附列於後

漆丕玆

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玆事仲尼（左傳襄公十年）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漆商字子丕與此文小異史記多誤不若春秋傳之近古今從傳文

申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篇）

按史記弟子列傳無申棖而文翁圖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無異於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諸弟子事則謂爲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　田子方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

存參○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按此云受業於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蓋傳記本無明文司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叅

存叅。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新序

新序載此事云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棄德之國豈能知段干木之賢而當敬而遂輟

不攻文侯之好賢不過貴其行誼貴其啟沃可以風羣

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國則有之矣若藉此

爲名高以震耀鄰國則無此事也此特戰國處士設爲

此論以見士之有益於人國耳惟過閭而式則理之所

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參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說苑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爲晉亥唐叔向事蓋皆後人揣度附會之語皆未必其實然故不載

說苑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云云余按人無富貴貧賤皆不可以驕人聖賢處世惟準乎禮而已田子方旣賢人爲魏文侯

所敬必無驕人之事此蓋戰國之士設爲此語託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錄

泄柳　申詳

泄柳閉門而不內孟子

按淳于髠稱魯繆公之時子柳爲臣然以閉門不內推之仕魯與否未可縣定說已見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詩書禮樂春秋皆傳於後而論語一書

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記以是知鄒魯齊魏之間賢者蓋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無可考姑就傳記所載名著於當世者附錄數人以見其凡

公羊氏

補 公羊傳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存叅○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本註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

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有餘歲矣安得五傳而至胡母子都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故但載漢志之註以存參餘不敢妄錄也

穀梁氏

補 穀梁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本註

晁氏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言則以

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余按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何以爲據乎蓋自戰國以後篇殘文絶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名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卽漢志之註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故本註但列之於存參而餘一概不錄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其意以爲孔子之意皆在左傳而公羊穀梁皆妄說也余按孔子意果在傳果宜經而隱傳倘傳失其傳經不爲無用之書乎且孔子何不并經亦隱之也蓋孔子之經其意本已分明傳之漸久而失其旨傳經者各自以其意訓釋之惟左傳去聖人之世近記載最廣考核較詳爲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謂左傳遠勝於二家則可謂孔子之意盡在左傳則不可如但據公羊穀

梁以爲得聖人之意則大謬若取此二書以與左傳參互考訂則亦有未可廢者且左氏經終於孔子之卒若無二家何由知其止於獲麟故今公羊穀梁并附錄於餘錄之後

孔門弟子通考

凡稱聖門諸賢有不可分係者通錄於此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語先進篇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同上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進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孟子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同上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位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孫臧孫之失皆直指之而無所諱所謂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卽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義焉若不非其大夫則諂耳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廣衆以避禍則有之矣非以是爲禮也況與門人私論於几席間是是非非而遽爲失禮乎且練祥禫喪之大節也然不然喪之常禮也子路子貢於此其講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臨事之問所謂身通六藝者安在乎此必後

人所妄托非孔子子貢之事故今不錄

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進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同上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不敢過者爲閔子騫不敢不及者爲子夏與檀弓正相反蓋皆得之傳聞是以彼此異辭似檀弓爲近古然檀弓之誣者亦多皆難取信故今缺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論語雍也篇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論語先進篇

此章或以爲孔子之言蓋以諸賢皆稱名之故然觀論語中稱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饑之稱有若晝寢之稱宰予問恥之稱憲聚斂之稱求是也未可據是遂斷以爲聖人之言章首旣無子曰字姑從陳蔡章之例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誤者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羿奡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

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譏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乃稱其旣已受業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徑非公事不見之事旣與論語刺謬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

無餘事但以恕子路見是時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恕子路卽所以憾孔子烏有七十子而肯爲是者哉其無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丕玆一人而已史記作秦商字子丕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鱣以下六人有年歲者自冉季以

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無年歲者并無事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卽牢未知所本縣亶亦無所考若陳亢乃尊子貢而輕視

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

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

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

亢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

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棖林放申堂

蘧伯玉則又史記家語之所無者按申棖見於論語其

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稱之

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

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為大夫齒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為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已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為據概刪之則不可盡信之亦未安故今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顏淵至司馬牛及子賤桼丕茲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牧

皮琴張申棖三人並顏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者存而不論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著其國邑者凡七人顏子魯人子貢衛人子游吳人子張陳人公冶長齊人皆以國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顏子子貢爲不惧耳何者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人可信也

春秋傳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州仇奉甲

從君而拜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也若子張乃顓孫之後也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則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

相問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擯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戍亦皆與子游游子游之非吳人明矣而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魯是二子固世爲魯人矣安得以爲陳人吳人也哉公父歜公父之後也則公冶長亦當爲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冶問則公冶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與越至魯之衝即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冦

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惟子路之爲卞人未有以見其不然然太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故

今惟於顏子子貢采史記文註之餘皆缺焉

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蓋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

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與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

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爲實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並漢

書藝文志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

云文異者四百餘字○論語集解序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比矣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

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漢書張禹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晩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隋書經籍志）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

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龔奮所傳魯論之舊本也言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集解脩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爲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得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簒弑之禍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爲

已解嘲地平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閒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

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經籍志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卽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故今論語稱爲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爲齊論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

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爲聖人解也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王充既知公山佛肸之往之爲非義即當別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眞僞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刪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議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負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但參考齊古爲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別致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疏潤也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然必眞爲聖人之

言則可非託爲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述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僞爲也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謨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別而觀之

也。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爲張禹采而合之始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故錄其詳附載於此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

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

余言爲然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